

野 兽 追 杀

原 著 大 薦 春 彦
艾 明 译

野 兽 追 杀

原 著 大藪春彦
艾 明 译

晋新登字第2号

野兽追杀

大数春彦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东肥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90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5378—1008—7

I·986 定价 5.45元

目 录

一、海上舞会	(1)
二、委托	(12)
三、圈套	(23)
四、刺客	(34)
五、藏身之处	(51)
六、政商之家	(63)
七、在要塞里	(76)
八、“厄利康”高射机关炮	(83)
九、油轮事件	(95)
十、潜入	(107)
十一、北海组	(130)
十二、苦斗	(142)
十三、湿草地	(154)
十四、迫击炮	(166)
十五、爆破	(178)
十六、战争	(189)
十七、被扰乱的休假	(202)
十八、新式鱼雷	(215)
十九、活靶子	(225)
二十、挣脱圈套	(234)
二十一、帮规	(243)

二十二、东洋犯罪组织.....	(252)
二十三、野兽的体力.....	(261)
二十四、幻灭.....	(272)

一、海上舞会

深秋之夜，在东名高速公路上，飞快地奔驰着一辆绿色福特牌马哈1号高级轿车。

开车的年轻人大约二十三、四岁。他衣着华丽，粉色的衬衣，宽大的花领带，外套一件细条纹西装。浅蓝镜片的遮光眼镜后面，那双眼睛流露出玩世不恭的神情。

那年轻人长发及肩，鬓角用发蜡打过。足蹬皮鞋，潇洒地系在腰间的皮带上装饰着圆形的金属饰物。然而，那张脸却酷似狐狸，给人一种挥金成土的浪荡公子哥儿的印象。

赛车在穿越著名的海老各商业地带之前，一直在以一小时一百四、五十公里的速度，匀速行驶在超车道内。

这时，一辆B·M·W2002TI轿车，连超车灯也没点，竟轻而易举地从左侧飞驰而过，年轻人心中不服，狠狠地咬着牙踩动了油门。

V8气缸的7只小引擎在咆哮着，但是超在前面的B·M·W，好象装了什么特殊的燃料喷射装置，两辆车的距离渐渐拉开。

前面那辆B·M·W在拉开距离之后，就象一条蛇一样，转弯疾驶而去。

驾驶B·M·W的是伊达邦彦。这是一辆刚刚弄到手

的新车，依照惯例要进行 3000 公里的试车运行，今夜特地来东名高速公路检验车子的最高时速。

空气清洁器、消声器、冷却扇都开动着，在此条件下进行测试。马力加大到 180DIN，达到 7000 次回转。

这辆轿车的车窗，并非采用塑料材料，而是常规使用的普通玻璃。车轮直径六寸，而外胎的直径为九寸。

邦彦一面注意观察油压计的变化，一面听着引擎的声音，突然从反光镜中发现了后面追上来的那辆赛车，邦彦通过引擎回转计上的数字显示，以及轮胎直径等数据，来估算时速，大概可将时速提高到 220 公里。邦彦对自己的新车充满自信。他把 B·M·W 开到左手第一道的 3 号车线，关闭了加速器。

号称“优雅野兽”的伊达邦彦，三十五、六岁，正当壮年。他身穿纯羊毛套衫，外套一件宽松式西装，勾勒出他那清瘦飘逸的身体轮廓。

不过实际上，邦彦胸围超过 130 厘米，体力更是正值黄金时代。特别是他那张性感浪漫的美男子面孔，足以令女性一见倾心。但是，在这张脸上，却时常流露出目空一切的冷酷——无情才是他的本来面目。

此刻，邦彦的脸上浮动着怜悯的笑容。是的，他不想和这样一个年轻新手来较量。假如对方不小心失手发生事故的话，反而给自己添麻烦。

B·M·W 的时速在下降，与其将原因归咎于引擎制动器，倒不如说是空气摩擦的原因。时速降到 170 公里时，福特牌终于超到了前面。邦彦再次加足马力，紧追不舍。两

辆车中间还保持着一段距离。

邦彦当年曾迫于无奈，在英国外交部情报局做过特工人员。他曾在保卫日本银行的钻石的多次行动中屡建功勋，成功地避免了这些钻石被盗而落入苏联、美国中央情报局、黑手党等方面。

如今邦彦已从特工人员的职务中解放出来，成了自由之身。他偶尔受人委托，做上一笔大宗“交易”，就可以赚到一大笔钱。工作空闲的时候，邦彦的兴趣爱好颇为广泛。诸如饮酒、女人、赛车、射击、打猎、驾驶游艇等等，此外还热衷于潜水和跳水。

这辆 B·M·W 是一年之前，他在德国同女人游戏的同时，从一家著名的汽车公司买到的。后来又在那附近的 B·M·W 专门商店，不惜工本地请人再加工，轿车在一周之前才通过横滨税务机关的检查。

抢在前面的赛车，车速渐渐下降，而且象蛇一样奇怪地摇摆行进。眼看就要撞上去了，邦彦拼命踩动了刹车。

B·M·W 的突然减速，差点让邦彦一头撞到挡风玻璃上。幸好，腰间放着安全带，总算避免了事故。

邦彦的车，在那辆摇摆行驶的车子后面，保持五六六十米的样子，心里估算着，敏捷地判断出，现在超车绝对安全。

超过去了。在错车的一瞬间，他注意到，开车的年轻人脸上带着奇怪的表情，好象梦游病人似的。

因此，超车之后，邦彦并不急于加速。通过反光镜，他注意观察着后面。

只见那辆车突然一个急刹车，紧接着，轮胎冒起了白烟。车体就象彗尾扫过似的，横着滑了出去。

车的后部撞在公路边上的防卫墙上。行李仓撞得变了形。车子停了下来，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邦彦的 B·M·W 朝路边驶去，紧急停车。这时，他看见那个年轻人，摇摇晃晃地从撞坏的车子里走出来。

看来并未受外伤。不过，他发疯似的狂笑着，样子很古怪。两只手臂伸开，仿佛鸟儿展开了翅膀，朝高速公路中央径直走去，手臂还上下振动着，仿佛鸟儿在飞翔。

“危险！”

邦彦大声呼喊着。心中暗想，一定是头部受了撞伤，年轻人才变成这副古怪模样的。

迅速解开安全带，从 B·M·W 上下来。正好听见年轻人的狂喊。

“我是鹰……好自由啊……展翅飞向四方……”

邦彦沿着路边的防卫墙，向年轻人靠近过去，着急地向他喊。

“快躲到车后面去，小心给轧死！”

但是，年轻人仿佛什么都听不见，也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邦彦的存在。

正在这时，一辆费阿莱迪 Z432 型轿车疾驶而来，车速至少在 180 公里以上。邦彦为这年轻人的安全担心。

当费阿莱迪牌轿车的司机注意到前方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只剩下 100 米的距离了。车灯并非那种碘灯，因此，与如此的车速相比，灯光还是慢得多。那年轻人却仍然模仿

着老鹰的动作，在开车道和超车道上蹦过来跳过去。

“嘎——”的一声，费阿莱迪轿车紧急刹车。司机是个中年人，助手席上坐着一个女招待模样的年轻女人，二人都非常紧张。那年轻人却觉得很好玩似的，看着迎面逼来的费阿莱迪轿车。

假如他只是这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还好。可是他转而拼命舞动双臂，用比先前还快的速度，在公路上绕着“Z”字形图案走来走去。

费了好大劲儿，费阿莱迪轿车才从他的八卦阵里钻出来。司机和那女人，已是吓得脸色苍白，仿佛做了一场噩梦。慌忙加速，逃也似地把车开跑了。

汽车开走时掀起的风，几乎把年轻人掀了一个屁股蹲儿。只见他从地上爬起来。大声地笑着，脚下绕着“Z”字形图案，朝上行线方向走去。嘴里逼真地模仿着鸟叫，“嘌——嘌——”

邦彦正准备追上去拦住他。猛然看见，远远地有一队卡车向这方向驶来。心中暗惊，慌忙逃回自己的B·M·W。在车速如飞的高速公路上救人，倘若干得不利索，说不定会搭上自家性命。

邦彦发动引擎，把倒车档摇低。踩动离合器，做好一切准备，打算随时逃开。从反光镜中，他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公路上那年轻人俨然是预备如鸟一样滑翔，手臂水平地举着，不再上下乱动，径直地迎向那一队卡车。

那是一队家用卡车，尽管车速并不灵活，却争先恐后

地玩着危险的超车游戏。

没人注意到年轻人。

一时间，急刹车的刺耳声音划破夜空，长车队横冲直撞地滑了出去。

幻想自己羽化为鹰的年轻人，被一辆载重 8 吨的卡车迎面撞了出去，肢体七零八落地掀到十几步开外。

同时，这辆卡车的车身也剧烈地扭动着，一下子撞塌了公路中央隔离带的护卫墙，竟象乒乓球一样弹了起来，再仰面朝天地落回到地上。顿时，火光冲天。车体在离 B·M·W 只有三十来步的地方滑动。

后面几辆卡车也相继卷入火海之中。

有几名司机和助手，双手捂住眼睛，拼命叫喊着，从吐着火蛇的汽车里滚了出来。衣服已经烧着了。

邦彦耸了耸肩膀，迅速驶开 B·M·W。此处非久留之地。牵连进去，肯定要吃苦头。

在厚木的地方，有个拐弯路口。邦彦的车子由高速公路上驶下来。在公路收费处，有工作人员向他打听：“刚才电话打进来，说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嘛。我只是从汽车的反光镜中看到火光冲天，并不知道是交通事故。”

邦彦回答道。

这时，巡逻车、救护车、消防车正鸣着警笛向上行线方向驶去。

邦彦故作一脸失望的神情，由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零钱，向国道 246 号方向驶去。一路上，他一面检验着低速、中

速状态下的加速超车，一面朝东京方向返回。

但是，头脑中仍然萦绕着那幻想羽化为鹰的年轻人的形象。

也许，他并不是头部受撞击之后，大脑才变得古怪的。他的车子左右摇摆行驶时，恐怕就已不正常了。那时他开车的样子，真象服了迷幻剂似的……

回到东京，车子停在世田谷东赤堤，他私人拥有的一间宽敞的停车房。冲了一个淋浴，换上一身潇洒的西装，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方才的交通事故早已被他抛在脑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六本木的摇摆舞厅。在那儿，他结识了一个名叫美佐的姑娘。她本是银座一家酒吧的女招待。在赤坂的大饭店，两人欢娱了一夜。

第二天是星期六。黄昏时分，邦彦驾驶一辆排气量为63立升的奔驰300SEL轿车，向油壶对面的小网代驶去。

助手席和后面的座位上，一共坐着四个女孩，是美佐和她的同事。和许多银座的店家一样，美佐工作的地方也是星期六休息。

因为已过了海水浴的季节，三崎街道并不是很拥挤。过了引桥向右拐，快到油壶的时候，驶入一条私人道路，这条路直通小网代。

海湾里鳞次栉比地排列着俱乐部，公寓住宅，停车场等等。邦彦委托别人在这里管理他巡航用的游艇。

虽说只是小汽艇，也并非那种简陋到用手来划的小船，邦彦的游艇设有6米左右大小适中的船舱，通常是作为巡洋摩托艇派用场的。

趁那只轻便游艇由岸上放入水中的工夫，邦彦请几个女孩到俱乐部里小憩一会儿。

好不容易把女孩子们都安顿到游艇上，邦彦驾驶着它，向港湾深处驶去。

杆影倒映的水面，停着很多艘赛艇。其间，有一艘出奇巨大的钢铁材料制造的“巡洋舰”。

全长约 22 米，装备有 3000 马力的引擎。这是邦彦心爱的“猛兽”号。船上有两根桅杆。要知道，当初邦彦仅建造费就花了一亿日元以上。

邦彦开着轻便游艇向这艘“巡洋舰”靠过去。船上的女孩，已是惊讶得说不出话了。

邦彦刚刚在巡洋舰尾部的栏杆上拴上轻型游艇的缆绳，几个女孩就象洪水暴发似地按奈不住了，争先恐后地上游艇。

“这游艇真是你的吗？”

“这么大的一艘船还能叫游艇吗？”

“不过，和美国、欧洲那些阔佬们相比，这条游艇恐怕算是小的吧？”

邦彦轻捷地一跃身，爬到游艇后部的甲板上，把一架铝合金的梯子垂到轻便游艇上。

身穿迷你裙的几位小姐实在没法爬上去。她们望着那墙壁一样拦在面前的船体，真有些胆怯。

邦彦回到小游艇，把小姐们一一驮在肩上，一个一个地，送上“巡洋舰”。她们一面嗲声嗲气地尖叫着，一面用大腿内侧挟住邦彦的头部。

打开驾驶室的门，触动自动发电装置的开关。邦彦向小姐们介绍驾驶室里的各种先进仪器。

雷达与自动驾驶仪自不必说，自动导航装置更是完美无缺，采用电脑记忆暗礁位置及水深的有关数据。

驾驶室后面的通讯室，可随时与市内电话相联结——介绍过这些之后，邦彦领几位小姐参观船舱。

宽敞的沙龙，船主私人房间，船长和水手以及客人们的房间，浴室设有三个洗手间，还有厨房、书斋，可谓样样俱全。水手房间下面就是引擎舱。

“到远洋去开舞会吧。到公海去。在那里，日本的法律鞭长未及。”

邦彦不由得心花怒放。他让小姐们到甲板上去逛逛。自己把钢缆绳拴到轻型游艇的几个钩子上。然后操纵起吊机，把游艇吊到后甲板上来，用缆绳固定好。

对于如此庞大的一艘“巡洋舰”，仅仅是张帆这一项，就得让好几个人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

单凭按钮的控制，巨大的柴油发动机，就象有了生命似的，悄然无声地缓缓转动，因为引擎仓装了隔音装置。

前甲板上，扬锚机的马达在转动。两只巨大的锚被卷了起来。之后“猛兽”号沿着水路，向海湾出口处驶去，

一穿过海湾出口处的固定网，邦彦调整马力——加到最大限度的八成。虽说大巡洋舰的加速不如小型摩托艇那样迅速，不过，一分钟之后，还是感到船头轻轻地扬了扬，“猛兽”号就达到了时速70公里。后甲板上浪花飞溅。

驾驶室上面的了望台上，尽管装着防风装置，那几位

受了惊吓的小姐们，还是慌不迭地爬了下来。

“你们先去沙龙里喝上一杯。到了外洋，把驾驶换成自动之后，我也下去。”

邦彦说着，下意识地按了按衣报里面的口袋，那里面的一只雪茄烟盒里，藏着大麻烟。他的脸上禁不住漾起了微笑。

不久，“巡洋舰”驶出了相模湾。绕过相模滩附近那拥挤不堪的出港入港的货船，邦彦让船头对准伊巨群岛的美寿岛东部的方向，以 10 海里的时速，换成了自动驾驶。

如果发现快要与对面驶来的客船相撞时，自动驾驶仪可以变换航路。绕过那条船之后，还能自动回到原来的航路上去。

一下到沙龙里面，邦彦注意到几个女孩子已经统统换成比基尼装束，喝着酒吧里调制的鸡尾酒，一副心荡神驰的神情。

那个胸脯高耸，身材修长的妖艳的女人名叫绘理。她一看到邦彦，就转身钻进酒吧柜台。

在猫腰的那一瞬间，比基尼的三角裤清晰地敞开一条缝儿，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船长，您想要点什么？”

绘理做了个戏剧般的姿势向邦彦问道。

“伏特加·马提尼，要不甜的。”

邦彦回答道。

打开身后那只足有 4 尺宽 6 尺高的电冰箱，绘理取出调制鸡尾酒所需的一套式具——这是她的老本行——一只

漂亮的高脚杯，两只酒瓶，伏特加酒，和一种法国南部出产的葡萄酒按五比一的比例倒入杯中，加足冰块，用力一搅，再浇上柠檬汁和一颗大樱桃，就在柜台上汁液飞溅的时候，“嚓”地点燃一根火柴。

液体燃烧着蓝色的火焰，空气中飘满了柠檬的香味儿。邦彦将它接到手中，先饮上一口，润润喉咙。

“味道好极了！我任命你为‘猛兽’号的酒吧领班。”

其中还有一个名叫京子的十八九岁的女孩。她虽然身材矮小，关键部位却相当丰满，特别是那张脸象猫一样性感。她正搬了一大摞碟子，一路做响地由厨房走来。”

苏格兰的生粉硅鱼……斯特拉斯堡的烤小牛肉……中国罐头鲍鱼和烤鸭，……伊势大虾……不计其数尽是山珍海味。

邦彦一气饮干伏特加·马提尼，问绘理要了第二杯，又向大家建议道。

“喂，现在开舞会吧。大家这样心疼我，让我吃尽美味补养身体，你们每一个我都喜欢。”说着，取出了那只大麻烟的盒子。

二、委托

“真棒，这个，就是真正的大麻吧？”

“真是这次舞会上最精彩的节目。”

绘理，京子她们，从药用雪茄烟的盒子里抽出褐色纸裹着的绿色大麻烟，欢快地叫起来。

但是，只有美佐一个人紧张得直哆嗦。

“真可怕，吸这玩意儿，会被警方抓起来的吧。”

“不要紧，这里是公海。日本的法律管不着。”

邦彦笑着宽慰道。

“原来是这样呀！”

美佐也笑了起来。

“和 L. S. D 幻觉剂不同，大麻并没那么可怕。只要开车和工作时不吸就行。完全没有什么习惯性，只要不连续地抽，身体也没有疼痛的感觉。但是 L. S. D 幻觉剂就不同了。假如谁引诱你们服 L. S. D 的话还是拒绝为妙。那东西吸了之后，会在突然之间产生幻觉。不过是三天之后，一周之后，还是一个月之后产生幻觉，可就不知道了。而且，幻觉是产生一次就结束，还是发作十多遍，完全无法掌握。”

邦彦说着，忽然联想起那天在东名高速公路上，幻想自己羽化为鹰而死于交通事故的年轻人，他会不会是因为